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十六

元　虞集　撰

碑

御史中丞楊襄愍公神道碑

泰定改元詔書以多爾濟中丞為特們德爾所搆害命昭雪之三年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曰襄愍明年月御史臺奏用其

子武備庫提點布哈哈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布哈既拜命乃泣而言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矣陛下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釋寃憤感德於地下臣雖萬死懼無以報稱顧於法得立碑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以昭陛下之明聖敢昧死請明日臺臣以聞制曰可且命臣曰汝某其具書以文臣再拜稽首而言曰多爾濟事具見明詔天下咸共聞之臣敢具具終始可徵者武宗皇帝方賓天皇太后在興聖宮以特們德爾為丞相踰月

仁宗皇帝即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興聖左右至為折辱宰輔撓制中書諷以再相既而居位怙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為於是多爾濟自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多爾濟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時宰使達努脅留守出之乃強以他奸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堂盛怒以他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達努所干非法不敢從他實無罪

丞相語絀得解去而中丞已廉得時宰所受張弼賕鉅萬達努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達聶沁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天子震怒有詔逮問時宰匿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天子為不御酒飲者數日以待獄竟盡誅其達努同惡數人時宰終不得中丞持之急興聖左右以中旨名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天子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咈之徒罷其相而

中丞亦遷集賢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特們德爾雖去君側反得為東宫師傅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其後仁宗棄羣臣英宗皇帝猶在東宫特們德爾復為丞相乃宣太后旨名蕭拜珠多爾濟至徽政院與徽政使錫勒們御史大夫圖塔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又引同時為御史證成其獄顧二人唾之曰

汝等嘗得備風憲故為是犬彘事耶坐客皆慙俯首即起入奏未幾遽稱旨執而載諸國門之內俱見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及天子即位詔書遂以誣罔大臣為之罪名焉其勢既成睚眦之怨無不報太后為之驚悔而天子久亦覺其所譖毀皆先帝舊臣滋不悅未及有所論治而病死會有天灾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皆曰漢殺一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死豈直一孝婦乎是時特們德爾

諸子列在禁近威餤猶熾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相拜珠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為治若蕭楊等寃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韙之特們德爾之子相繼以贓敗遂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治之歲不遑暇及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詔書首以為言褒贈哀榮相踵而至幽明兩致其感動焉於乎粤若我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英宗果銳法度修飭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為者未能與並倫而一特們德

爾常因國有大故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治天人共憤久矣然卒保其首領以没而忠臣直士為所誣構者乃有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技奇數亦非常之材也乎方其盛時宦寺固結於内術智為用於外幾莫如之何者其計亦畧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蹈死而不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事以表忠直之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多爾濟者臣敢不敘次以塞明詔之萬一謹按公名多爾濟姓楊氏

世家河西寧夏祖實喇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
祿大夫柱國追封夏國公謚忠定父實喇唐古特贈推
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夏國公
謚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齠齔知自植立語言儀觀巳
如成人兄弟相勵以勳業當時固以大器期之事仁宗
於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在懷孟聞朝廷有變將
北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達爾罕定議迎
武宗於北藩仁宗還京師譏察禁衛密致警戒仁宗感

馬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内難仁宗居東宫論功以公為大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亦決於宿次衆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憐之存問優渥待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已子家人化之循循然毋敢失辭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名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上顧視之曰然然終不及用也仁宗始統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而誅之公曰為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上感其言特

誅其尤無良者民大悅服上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材孟以公為第一上是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又鑄錢為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人為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上以宣徽膳用不會屬公領之末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上怒其非所當言

將誅之張公珪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于上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爭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上喜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上宴閒時羣臣侍坐者或言笑過則上見公正色為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譖言興矣賴上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閱月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閭以妻病謁告歸江南據河渡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閭罷江東西奉使威喇不稱職權臣匿其姦蓋不問公

劾而杖之威喇愧死御史納琳言事忤旨上怒叵測公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琳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上曰然則其左遷為昌平令昌平京邑地近而境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億令稍非材恒不免捶楚以是苦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然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肯為陛下言者不得請數日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上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焉

用之上笑曰卿意在納琳耶赦出之成爾直名有上書論朝廷闕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囚之司冦將殺之公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於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禄大夫以奬之且以重耳目之寄時位一品者多乘間取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眷倚方重茍言之可得也公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况敢求多乎且我為之何以諷勵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

為中丞遷集賢大學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
諸路人匠總管府事某之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
夫人子一人布哈也後夫人劉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
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以畀人夫人翦髮毁容以
自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文殊努亦克稱其家者
公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獎善如不及嫉
惡如仇讎用人必當其材能故一時風紀號為得士論
政事必合於義理正言無所徇麗臨患顔色不變凛凛

乎古大臣之風焉其墓某某處凡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悉具特書其關於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詩曰

河源西陲厥風勁強豪傑時興為國駿良駿良伊何忠亮正直柔不為隨剛不為絀昔在仁宗治功安成文和武寧詠歌太平躬為孝悉以事神母教言時來有順無否或闖其幾不驩以呻投巇膠葙竊秉大均天子曰嘻誠有虓猘彼為無忌我則有制維時襄愍執法在中侃侃犯危以折其衝太母尚慈天子尚孝柙不防兕稽我天討國

有大故結憂慈闈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戴市家憤巷哭日莫風起百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于恩忍為凶殘逞卹有君君子可殺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枉卒雪明明天子別于奸忠敷言萬方大道為公至榮極褒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禄施孫子春秋之義誅意慎微咨示來者尚徵臣詩

大宗正府伊克扎爾固齊高昌王神道碑

古者大臣有勲勞於其國則範金為鼎彝而著之以銘

近古以來凡頌德紀功者於廟則有麗牲之石於葬則有下窆之碑因而刻文焉於是推而樹表神道則有趺首丈尺之異以别等哀知禮者未之有改也我國家六合混一人文具興王公大人之家率是而行之其盛大有加於昔者矣泰定五年春榮禄大夫瑪嚕來告曰昔我先世冑繇高昌末内附以前者事逸不可攷自歸國朝曽大父大父至於我先人歴事祖宗至于今且百餘年而我先人在延祐中遂啓王封於故國朝廷之恩德

重矣先人之殁已二十五年令葬諸城西三十里之田村者法得樹碑神道凡十有四年而未及刻者非敢緩也誠願少有所建立以報稱萬一歲月逾邁大懼湮没令願有請于太史氏賜之文而刻諸某嘗聞之故事正六品以下官中書奉勑署牒以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煩令惟皇太子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皇太子既受册即中書上日獨署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聞天子即以宣命趍拜五

品官其人自非素親近有譽望最于羣臣者不得也仁宗皇帝既平内難武宗皇帝即位立仁宗為皇太子令中書如故事所署勑則瑪嚕也内外大小之臣咨嗟感歎以為不可及焉國家之制受分地而建王爵者自非宗藩大戚莫能得元臣之有功以建國者則或有之亦不常見也惟羣臣得推恩先世者五等之爵視秩為差即受姓之望或所居之鄉以命之至于昔有名號嘗以君長來服之國有司不敢擬授焉而瑪嚕之父伊埒格

仁宗皇帝特詔追王其故國且詔曰此異數他人弗敢援以為請嗚呼不亦盛乎攷諸其客傅溥所為行狀蓋扎吉尼生托音托音生伊埒格伊埒格生瑪嚕也延祐二年扎吉尼贈金紫光禄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凉國公諡康武夫人追封凉國夫人托音自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追封薊國公諡安定夫人察克追封薊國夫人加贈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改封凉國公諡安僖夫人改封凉國夫人伊埒格大宗正府伊克扎爾固齊自贈

榮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忠靖夫人伊嚕格勒追封薊國夫人加贈推誠宣義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高昌王改謚曰莊肅夫人改封高昌王夫人皆學士具詔草付主者行之賛書具在然則請列敘其世而刻之以文禮也昔在太祖皇帝時睿宗皇帝以皇子在藩邸剛明英偉赫如天人左右僕從侍衛之臣苟非其人不在兹選而康武公以幼稚之年出入幃幄宫庭之内一服御一食飲事體甚重必以

屬之治稻田者為戶三萬所以供湯沐俾治焉撫其人以盡其力斂其生以給諸用不營一豪之私由是邸中人甚敬畏之是時草創無闌入之禁或造至帳下自康武掌門衛然後以事出入者進止不敢踰分凡宴飲貴屬咸在酒行或醉失顏色以康武執法為監毋敢譁安僖公當憲宗皇帝用兵於蜀時以宿衛子孫善騎射得從戰比有功世祖皇帝在藩邸定難於朔方又以謀勇見任使奉公忘私家用不給上聞而賜白金以兩計者

三千五百帛以車計者五拜受至家曰恩惠豈可私輒以頒諸族人故舊之貧者裕宗皇帝為皇太子慎擇輔翼主金帛者於職為要以其廉也特以命之而莊肅王之生實中統建元之歲也宗藩納延起兵内嚮世祖皇帝親征是年王廿有六以扈從在行宣力奮擊為上所知從官多其父輩行皆歎其能自立如此成宗皇帝之撫軍北方也命之在行嘗出所御服賜之世皇賓天成宗進紹大位以京師之浩穰也四民雜處遠邇畢集摘

伏姦慝必資隼擊命為大都兵馬都指揮使賜錢六千五百緡又以泉南之地外接海島颿舶互市蠻夷交闗非慎密者不足以當其任命以為泉州市舶使且僉閩海省事以重之不拜大宗正者國族之事隷焉或得罪莅其刑罰蓋祖宗建國之初官制之舊惟此而已遂命以為大宗正府伊克扎爾固齊又有鷹房數百人蓋裕皇潛邸元從之親臣也兼命領之而指揮之任如故於是内而宗親之家外而豪傑之民素知其威重毋敢犯

法焉美鬚長身風度高凜都人望之固以畏愛之矣或過市小民有毆詈之訟立馬詰得是非雖戴雨立泥必斷訖乃去請託無所及京師肅然謂之神明夫人尤以剛正嚴肅助其内治然每有恩賞必均及微賤故能成其家云年四十五而卒夫人後三年而終子一人瑪嚕也自事仁廟於東宮歷家令率更令府正典牧凡東宮營膳虞衡之事無不掌焉朝廷之士莫肅於憲臺自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無不居焉及仁廟登極凡留守太

醫利用宗正功德之事無不統焉無日不在上左右或以休沐出必亟召常命之為平章政事力辭不拜人猶以是稱之云大承華普慶寺者仁廟所建佛祠也出金穀之産以資之豐贍無算特命以為都總管仁廟賓天奉神御於寺中至今領焉仁廟嘗竒其材命為學讀書由是折節下士積書萬卷朝誦莫惟未嘗去手幾若儒生焉孫曰嵒珠達爾瑪策喇實斯多爾濟呼圖克特穆爾額森特穆爾皆就外傅無綺紈之態時人以為難能嗚

呼王家先世之積至瑪嚕而始發自瑪嚕之際遇至先王之封益隆豈不顯哉我國家啟自龍漠誕受天命鋒旗指嚮如風偃草國邑之大部落之細强者無所用其力知者無所施其謀靡然内屬而臣服於是拔其豪傑而用之執干戈以為爪牙侍帷幄以為心腹推至誠以待之無新舊遠邇之間故能得其懽心而盡其死力以成天地涵育之大焉然今高昌之人内侍禁近外布行列語言文字之用尤榮於他族而其人亦多貴且賢若王之家又

方以文學承之蓋高昌之所鮮有者也嗚呼休哉故為銘曰

於皇仁宗如日行天下被萬物昭蘇惠鮮匡直輔

翼亦以振德孰非吾臣而不責飭何功無報何德

無褒常如薄酬不究臣勞咨若宗正執戈輦轂無

賤無貴不暴以肅慨思其先既忠既勤歷時孔多是曰

世臣爾有令子在我左右粲其有文以効職守迺眷高

昌悠悠故鄉雖不及生往追以王邈乎冥升歆此異數

在爾孫子實受其祚於維仁皇風馬雲車顧瞻下土梵

宇渠渠穿蓄膳薌既甘既旨率循敬共思致先時先皇之遺托茲別祠天子弗忘永言孝思歳遷月移夙夜無替惟皇累朝臣亦四世保功實難在爾後昆赫赫王封永思其存

蘸達蘸氏世勲之碑

至順二年四月丙辰中書省臣言聖上幸念侍御史戳多卜贈其祖父以官而封之賜之金幣俾得以勒碑先塋其碑之文請以命奎章閣大學士臣阿榮侍書學士

臣某等其凡役請以命甘肅行省屬諸郡縣有司而攻石之工請取諸荆王之府上可其奏明日戳多卜以其僚治書侍御史臣馬祖常所述家世歲月官簿行事之實來告臣等謹奉詔次第而書之維國人之貴者有蘓達蘓氏昔在太祖皇帝龍飛朔方肇基帝業時則有大勳勞之臣實佐興運最貴重者四人時為四傑其次四則蘓爾噶勒實勒齊拉袞巴圖爾也初父子俱事太祖以忠勇見知主以衣物相易以締交相謂曰諳達蓋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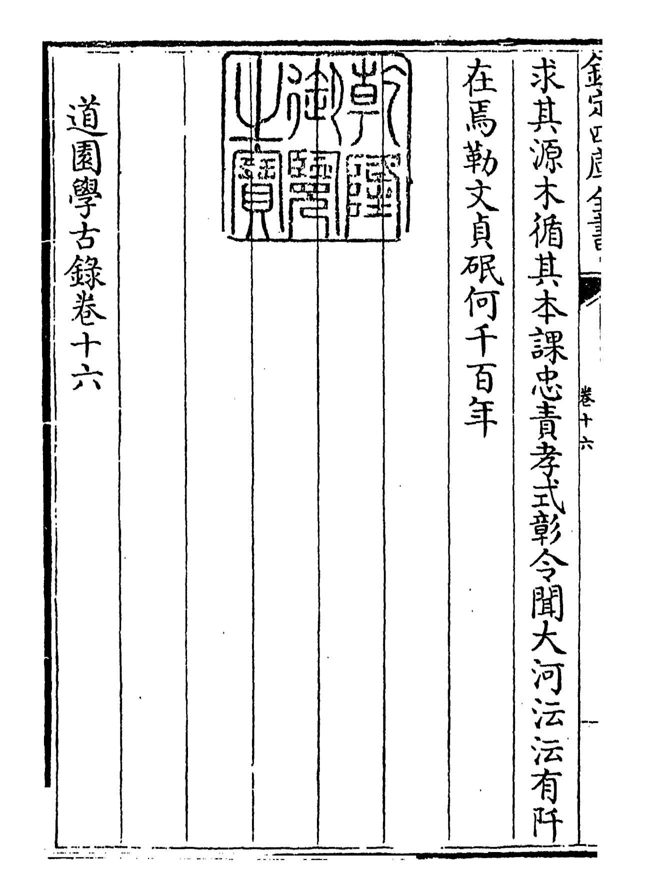
以為好也上嘗與昭齊拉袞戰不利其父子率族黨夜攻之昭齊拉袞遁脫太祖於難自是凡征討之事蘓達蘓氏以功多著上賜之名而世宥之曰達爾罕國家凡宴享自天子至親王舉酒將釂則相禮者賛之為之罕扎非近臣不得執其政故以命之宿衛之士必有其長為之集賽官亦非貴近臣不得居其職則以命之而齊拉袞巴圖爾之子阿嘍罕亦以恭謹事上上嘗被創甚阿嘍罕百方療之七日而愈事具信史太宗皇帝時命太子

庫騰鎮河西阿婁罕之子蘇爾蘇圖從太子生子曰哲伯特穆爾王蘇爾蘇圖夫人穆呼哩為保母太子薨哲伯特穆爾嗣鎮河西以蘇爾蘇圖之子唐古岱領集賽官及所屬軍匠保馬諸民五十餘年内贊府事外著邊職績年七十六而歿葬於西涼州其夫人呼圖克岱巴約特珍氏能修婦職以相其夫年六十而歿其墓在永昌府子男凡幾人戬多卜其長子也領王府齊哩克昆努圖克齊巴爾齊錫保齊哈必齊軍民諸色人匠至治二年授朝列大夫永

昌路總管泰定二年遷中順大夫授本路達嚕噶齊三年進亞中大夫王傅府射天歷元年皇帝入正大統明年伊蘇額布根荊王入覲薦其從行者五十人備天子宿衛戩多卜實居第一人奏對稱旨拜奉議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尋參議詹事院事俄拜監察御史中書省左司員外郎御史臺經歷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於是制贈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某官封今立碑於西涼州之先塋臣等深仁厚澤其加於臣下皆可謂敦篤而

不忘者矣重念藹達藹氏之先以瑰偉傑特之材佐帝業於方興之日又以戰多卜之忠慎才美踐歷臺省推恩先世而寵榮之何其盛也然則凡在子思上之德意安有不鞠躬盡力以報稱於萬一者哉乃作銘詩以系之銘曰

天啟聖元篤生聖神誰其相之有傑其臣贊其猷謀佐其征討以成大業萬世是保名臣子孫因多賢才聖皇在御乃進乃來乃贊省議乃正臺紀從容入朝侃侃濟濟天子曰嘻維臣之良自其祖考積德以昌水



求其源未循其本課忠責孝式彰令聞大河沄沄有阡

在馬勒文貞砥何千百年

道園學古錄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蔡廷衡

謄録監生臣汪承泰

道園學古録卷十七

元 虞集 撰

碑

徽政院使張忠獻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受天命迺定國都建號紀元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以君臨萬方若稽古制定國本以係天下之心即其都邑立元子為燕王兼中書樞府之長未幾册

拜皇太子是為裕宗皇帝初世祖盡得天下之豪傑而用之以成大勲建大業而執事於東宫者文武才能之士彬彬可見矣迺若身受信任委寄之重終始宫府之事其忠愛之心信於朝廷著於簡册則未有過於魯國忠獻張公者也公以至元二年見裕皇於東宫即受知遇常侍左右七年以父薊州節度任官當外補裕皇愛其才留不遣後數年伐宋取之盡收其府藏貢賦輸至於内府而析入於東宫者儲偫充斥司會不能舉其數

十六年置都總管以治其貨用命公為嘉議大夫工部尚書兼領之創法嚴整至于今守之十九年丞相阿哈瑪特方用事妖僧高菩薩千戸王著乘人心之不與構變圖殺之時裕皇方從上北廵賊迺結黨數百人偽為儀服器仗矯稱皇太子夜扣建德門啓鑰而入直抵太子宮西門傳令開宮門公方留宿禁中遽起叱户者毋得擅啓關使語傳令者曰他時殿下還宮必以旺扎勒賽音先請見二人則啓關矣賊計窮往返數四氣盆索知不

可給循牆而南行且語曰前門可入也公偵聞之曰其詐明矣亟遣人走告守前門者而賊已至急呼阿哈瑪特出與左丞郝楨俱為賊擊死變起倉卒中外不知所為公遣宿衛士馳射擊討賊敗得詐狀賊誅死而宮闈晏然則公精審持重決斷之力也樞密副使張易素稱有權畧為上信倚故以宥密留京賊之入也傳太子令索兵甚遽易不能辨其偽不敢抗以兵與之坐棄市而論者以為易知謀請傳首郡邑公入告裕皇曰張易不察

賊詐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而謂其預賊謀則無也大臣被罪而死傳首則過矣裕皇悟言諸上而從之公遣士討賊時右衛指揮使顔進在行中矢死而怨家指以為賊黨法當籍其孥公曰吾實使之討賊而死焉可誣也賊起變京城中至為偽太子故上與太子甚惡之獄起連坐者禍不測莫敢為言公挺身明此二人議獄者得致其平允云於是上更化相和爾郭斯革宿弊而新之公首薦易州何公瑋東平徐公琰馬公紹獻州范公

芳裕皇次第用之何參議中書徐為左司郎中范為右司郎中馬為刑部尚書侍從以下因公言而見用者徧布朝著一時號為得人公惟賢才是達不以疎遠親密為取舍是以能若是其沛然也是年冬十月立詹事院拜公詹事丞公内謹侍衛外肅僚屬出納緩急思遠而慮周得宫臣之體也則又曰輔導德性則在於老成重厚有經術學問之士其關係甚重也於是立賓客諭德贊善等官名用上黨宋公道保定處士劉公因曹南夾

谷公之竒東平李公謙諸君子公每候宫中閒暇時身
先後其出入使得致其開導之説二十二年裕皇即世
詹事院無所受事時議將請廢之雖宫府舊僚不能無
惑志公抗言曰有皇孫在固宗社之所屬人心之所繫
也奈何為此言乎廷臣以為當三十年丞相旺扎勒薦公
曰昔妖僧之亂能審詐以禦變者也遂拜中書左丞仍
兼詹事丞是年世祖崩成宗即位追尊裕宗册母后為
皇太后即東宫為隆福宫以奉之改詹事院為徽政院

公為徽政副使餘如故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國史院修世祖裕皇實錄公以舊臣在中書習知典故預其比事之司馬大德二年拜平章政事力辭機務遂以平章之名預中書事徽政副使如故元貞大德中皇太后母儀東朝保佑匡正之功天下頌稱焉故徽政之任重擬朝省而公小心謹慎通練識大體事無鉅細裁決可否待公一言而後定聞望所在莫或比隆五年改授大司徒徽政副使領將作院事凡宮室服御之事土

木金石絲縷采色之工經公指授製作精巽非衆思所及受事者若怠且不中程懲之無少貸及以成功獻必極道其善而賞賚之故人得盡其技而樂於趨事葢善用人之道也上以公老且病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諭之曰朕知卿必以禮辭誠念卿宮府之舊不忍卿步履之艱也其勿固辭既而又詔曰昔在東朝卿於事無所違鈌朕素念之今佐朕理天下如詹事時朕所望也且具訓於外庭時人榮之六年加光禄大夫公之事上

涖官也夙夜無懈以家政盡屬其弟九儀而故嘗治園於南門之外作堂曰遂初花竹水石之勝甲於京師常以休沐與公卿賢大夫觴詠而樂之治具潔豐水陸之珍畢具車蓋相望衣冠偉然從容論說古今以達於政理藹然太平人物之盛于斯見之非直為一日之樂也然公之心未嘗侈然自逸故東朝嘗又賜之別墅或勸公可以少休乎公曰不然人臣有汗馬之勞伐越之積既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我受裕皇皇太

后知遇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日不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以勤勤而終其身云公幼有竒質入鄉校讀書識古人之意以大器自許既歸不忘其初裕皇幼沖時世祖命儒臣勸之學是以於儒術常留意焉公嘗進言曰京師首善宜建國學以風示天下裕皇韙之學之有宫公實開之於先也大都之學在南城公曰昔嘗游焉吾不敢忘也春秋舍奠于先聖先師公必具牢醴以相執事者二十餘年不廢又為學舍於四邑

鄉曰吾先人之所居也願與其子孫昆弟講習於斯焉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寒俊之士四方來歸因材而用之宗族鄉里疾病死喪惸孤無以為依貧困無以為生者隨周之皆有其道公德業之盛豈偶然哉大德六年十二月有大星隕于其第二十四日公薨年六十一追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魯國公謚忠獻後二十九年為天歴三年其子錦結努世其官為大都留守天子建奎章閣以觀圖書而敦德性特任之

為都主管工事日見親近上愛其能而思其父之忠也賜之神道之碑而命臣某著文以刻之謹按公諱九思字子有姓張氏其先大都宛平縣邑鄉人曾祖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清河郡公謚安恭曽祖妣贈清河郡夫人祖贈榮禄大夫平章政事魯國公謚康懿祖妣贈魯國夫人父滋薊州節度使贈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魯國公謚莊惠妣贈魯國大夫人公娶唐氏翰林學士承旨托音之女弟世祖又賜以趙國文貞劉公秉忠之女

令皆封魯國太夫人子三人曰誠蚤卒曰楚通承德郎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亦卒曰錦結努嫡夫人唐氏出也公薨時唐夫人年三十錦結努方七歲家法雍睦嚴而有教武宗皇帝在位母子相攜持入見興聖太后上嗟悼久之命加恩焉錦結努年十二已備宿衛甚稱旨意事歷朝皆有功今為奎章閣都主管公事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内宰隆祥總管府總管提調織染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事兼領中興武功庫事孫三人同知

之子曰安孫襲父職為同知織染雜造人匠總管府事
留守之子曰壽童襲世職領隆福宿衛次曰福童張氏
先塋在四邑鄉塋隘故遷公之墓於良鄉縣之南原嗟
夫國家建元以來至於今治平七十年矣京師貴富之
家興替消長於歲時旬月之間何可勝數而公安富尊
榮豈弟壽考而其子年在髫齓已起而繼之精敏修飭
有聞於時父子遭逢國家之盛無小間而聖上之眷遇
方未艾不亦盛哉臣集奉詔紀實為銘詩曰

猗與魯公威德有容起事裕皇夙夜匪躬世祖聖神屬國元子國有大政是詢是理於穆裕皇仁孝以承孰佐天宮衆賢彚興肅肅以朝雝雝以養一人以寧萬國咸亨明堂孔陽制度考文秩秩春宮亦諗多聞時惟魯公進見退食輯思無遺以究厥職孰輔道義國有老成授几設醴公為導迎寶藏玉府禮在不會公視其總有正無悖臣作福威盜乘其間不虞突來公能識姦羣疑既亡宮壼亦固不軼不驚惟公之故文母皇皇聖孫之將隆福有宮

萬民所望徽音安安以出政紀匡之翼之公將其旨相
臣進賢虛左待之造于兩宮有猷有為至元之治於斯
為盛民物阜康法令修整耆壽俊乂樂乎熙辰公為詠
歌以燕嘉賓時之方殷而公不待生榮死哀君子之慨
顧瞻其家有木維喬袞衣朱輪相繼以朝嗟此喬木豈
維在宅南原有封亦長松柏松柏九九垂三十年有子
孔嘉克象其賢珮玉垂紳入侍天子左有𠅏彝右有圖
史天子曰嘻爾惟舊人宮中府中懷爾先臣神道有石

可載功德迺命太史著文以刻盧川沄沄西山峨峨山夷川湮茲銘不磨

宣徽院使賈公神道碑

國家之制凡禁近之臣分服御弓矢食飲文史車馬盧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皆世守之雖或以才能授任使服官政雖盛貴然一日歸至内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孫無改非甚親信者不得預焉祖宗以來冠帶之家習於國事已出入左右儗於國人之族者葢甚少而於

其間又能以直道不容有聞於當代若冀國賈忠隱公豈不偉哉公諱塔齊爾布哈姓賈氏世為大興人王大父以甲申之歲自大興謁太祖皇帝於龍漠太祖方有志於天下從問金燕之形勢阨塞戶口兵實攻取之計論辨明敏俾在宿衛治饔事賜名實喇命其氏族視蒙古人從睿宗皇帝于和琳迎昭睿順聖皇后於翁吉喇特之地甲午從太宗皇帝滅金戊午從憲宗皇帝伐宋攻蜀合州戰有功世祖皇帝即位賜金符領尚食尚藥卒

贈嘉議大夫開喜郡侯謚敬懿加贈推忠翊運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太保追封絳國公夫人季氏贈聞喜郡夫人謚孝節加贈絳國夫人大父酬尼資方幼時世祖甚愛之每坐之席下既長而驍勇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斫賊艦破其軍已未從征鄂州有功卒贈資善大夫臨汾郡公謚顯毅加贈崇德效節功臣儀同三司太傅柱國追封絳國公夫人毛氏上所賜宫人也卒贈臨汾郡夫人謚靖淑加贈絳國夫人也父果勒齊勇而有謀能通

諸國語時阿拉克布哈之役獻馬助軍從北狩道値風霾
晝晦賊乘間為亂擊定之有功歸領尚食尚藥世職也
歷尚膳使兼司農之長置宣徽院簽其院事仍領尚膳
使卒贈榮禄大夫絳國公謚忠靖加贈推誠宣力守徳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臨汾王夫人和卜
察特安西王乳母之女也閒習國禮武宗皇帝逆后嫁
嘗為女師以姆教相之故恩寵尤異封絳國夫人加封
臨汾王夫人臨汾王八子公其第三子也幼以世臣子

奉其祖父之職勤敏著聞授奉訓大夫尚食尚藥局提點世祖愛好人才於故家舊人尤所加念嘗奇公所為以為他日可當大任者巡幸征戰無不在行親征納延之役軍次亢海敵兵突至公馳入其陣斬首數十級身被十餘創猶奮然無退志戰功多論賞即賜黄金一白金二及亢海之寇乞降議者以為親犯王師理在無恕公言於宰臣曰亢海吾人也或率之以叛豈其心哉今來降宜撫而存之固仁義之道也或竊議將殺降者於

兵法為不祥其可為乎大臣以聞上深納其說益信公為可用矣陞中順大夫同僉宣徽院事自爾論政事得失公常預焉據理直言其氣不懾廷中美之間常命公察乎宿衛之有才能可用者論薦之公列其名上聞因以得官尨職者亡慮數十皆稱其用而賞賚亦稱事有差時論翕然歸之大臣以公之敏於事也奏陞嘉議大夫成宗立詔加恩舊臣公進正議大夫世祖在位三十七年而後崩成宗始即位宗親諸王皆來會於上都匇

餼燕享之節賜賚之數尊卑疏戚多寡上下之分小失等殺則弗當於其心故宣徽之事為甚難而公在職獨以能聞故嘗侍上燕坐中貴人往往指公稱朝廷有人而上亦甚善公曰宣徽之事任卿足矣何待他人乎陛中奉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大德四年上弗豫名公入侍膳飲湯液凡太官尚醫之事公兼視之必親嘗然後進及愈賜鈔二萬五千緡固辭上解所服衣賜之八年上嘗坐輿巡游禁衛中見衛士戶陛間意甚勤懇慼戚使人

行勞之皆進曰臣等幸被番直衣賜以時饘粥充給誠
荷陛下厚恩然宣承有法使臣等均受大惠者則宣徽
院能官塔齊爾布哈其人也上悦賜貫珠衣一駙馬齊
爾濟蘇以酒得疾上命公護醫醫得盡其方疾愈還報
上又悦超拜宣徽使公固辭而感慨言於上曰臣之所
以致身於此者非臣之能也自祖宗來先臣服勤於兹
者二世矣國恩誠甚厚而官品之隆未嘗至此何敢有
加於先臣乎有詔襃贈行封自其曾祖以下凡三等而

三世夫人皆有號謚當是時推恩之典未大行獨二三世家得之而夫人之謚尤異典也九年朔方克噜倫之地歲大風雪畜牧亡損且盡人乏食其部落之長咸來號救於朝廷公為之請官市駞馬内府出衣幣而身往給之全活者數萬人還報賜七寶笠以旌其功十年上病甚公視疾之謹如前歲而加憂焉及大漸公援正義以自處無所撓惑武宗入繼大統深嘉其忠進階榮禄大夫遥授平章政事商議宣徽院事行金州新附軍萬

戸府達嚕噶齊至大二年上大賚北方軍出内府金帛鉅萬擇使將指以公明習典故知軍中事宜又能用心不憚勞險有足任者因命遼陽行省平章與之偕即軍中與太師伊徹察喇定議而給之公徧歴和琳北金山杭愛巴爾斯圖等處恩食均布人情胥悦無異辭聲名溢乎北境守邊諸侯王服其廉慎皆累章以聞上深善之拜宣徽使命章佩監卿出兼金之帶於内藏即其家以賜三年上御便殿訪羣臣以治道公陳生財儉用之

法以為治國安民之實條目詳盡同列皆以為莫及上
多采用進光禄大夫餘如故仁宗皇帝即位以舊臣進
階金紫光禄大夫加贈三代官皆一品延祐四年朔方
又以風雪告公復為請如大德時更出私家馬二百以
充用上酬其直弗受解御衣一以賜之公在宣徽以四
方為政之供悉出民力托恩幸以求泛賞輒裁正之小
人固已多不悅矣同時為宣徽使塔齊爾私取海船之
貨公曰此軍國之賦為數甚夥非人臣所得擅塔齊爾

甚銜之王廷顯亦使也而蒙賜當買玉帶賜其直三百
定以太官市羊之錢充之公又執不可而不悅滋衆矣
七年仁宗崩公以疾辭去位塔齊爾稔惡以累上章譖
害公聞者傷之塔齊爾既以大逆伏誅而公事得白有司
請贈推忠宣力守諒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追封冀國公謚忠隱絳國夫人托克托呼追封冀國夫人
王氏追封冀國夫人林氏封冀國夫人子四人巴勒巴和
哩台皆為監察御史伊蘇袞章佩監少監呼都克齊中書

客省使賈氏之墓在京城西之漆園里有韓國公李公孟所著碑而公墓今遷於某處和哩台等之所營也和哩台銜哀茹恤越歷歲時始克申其情事天子閔焉天歷三年三月大司農卿哈喇巴圖傳勅命太史臣某著銘刻之碑臣觀于世家自太祖時已知名見用歷仕累朝至於公父子四世公自奉議大夫積官金紫四五十年之間常領宣徽之任可謂世家者矣而昆弟子孫又方赫奕繁衍何其盛乎臣集謹奉詔為之銘曰

太祖膺命神武載揚顧瞻中原紀綱萬方于時豪傑四面而至有智有畧燕有奇士裒然來朝造膝晤言諮詢孔周屬之旰餐既勤既老嘉爾黄髮入侍帷幄出從征伐享帝養賢大亨維時守道以官蓋取諸頤世祖建國百度維作羣公受職世臣是若嗟嗟冀公夙已見奇承厥父祖祇奉帋彛歷事成宗武考仁廟靖共于位有正無撓忠愛之誠豈為燕私自邇及遐振其寒飢歲大雨雪朔漠告病往拯往哺公為之請武皇在邊熊貔如林爾公爾

侯干城腹心乃纉大統乃有大賚乃出金貝泉幣裘帶
至於朔垂宣旨勞勛往咨太師盛饗於軍大車彭彭載
酒餱截部曲羅絡均飯同醉賢王將臣合言來聞曰兹
虎士感公之勤天子賞功命長其屬公雖再辭三錫逾
篤盜臣肆欺竊取貨寶公曰不可是謂不道雖能奪之
而怨已深患失之私寶蓄厥心盜之患失於國猶忍彼
忌則憚以構忠蓋可殺者身不磨者名我忠彼姦不係
死生忠亡姦在是用隳敗人之傷公亦為國慨天高日

淸衣冠舒舒昆弟子孫入朝以趨既貴既蕃恩舊之故襟山帶河公墓則固鬱鬱公懷文以信之垂示後人天子命之

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神道碑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治太平將百年于兹矣於是乎有博雅耆俊之士歌詠德業贊襄訏謨於其間以賁飾一代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戲士大夫之生乎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

老優游以終不亦幸乎中統初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酌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政刑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名拜右三部尚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為禮樂由乎賢者詔誥之播風動天下簡册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若王公磐以亡金高科大儒名拜學士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薦舉成材奬勵後進則王公司其權矣故承旨劉公賡親尚書之孫而師王

公最久者也故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
而不㴱用能以老成為國著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
以高壽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聖天子入纉大統作新
斯文建奎章之閣以尊德而怡神以問道而典學而故
老漸以澌盡閣學士和塔拉都哩默色在翰林與公同
為承旨十餘年慨公之不及斯時也間為上言之上以
為感制詔臣某著文以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
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為洺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

有隂德命其子僊治儒業始為儒生深贈昭文館大學
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謚康穆康穆生尚書
肅贈推忠賛治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
國公謚文獻文獻生長葛主簿慤贈光禄大夫柱國大
司徒邢國公謚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也至元十三
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修官十六年陞從事郎應奉翰
林文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
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徳州事二十四年除太

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訓大
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
誥同修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奉使宣撫陜西
八年陞中大夫為侍講十一年以太中大夫落侍講為
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
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
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
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兼國子祭酒延祐改

元復入翰林為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為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為承旨至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禄大夫致和元年三月薨于位是年八十有一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公娶龔氏先卒繼以廖氏趙氏龔廖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為後女二人長適太史院管勾霍禮次適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洺水縣棲鸞鄉公孫寨先塋之次故侍講學士王緯實誌之建元初命

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修太祖皇帝以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修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或承眷遇有才調善任事然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蓋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於本朝精采相盪耀意氣相雄高而退然沈毅畧不與之較而言語

字畫之出入實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朝廷肇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循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貴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訹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為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為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

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一品年六七十而孝
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
意若嬰兒然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
為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
朝臣咸集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
老臣以受賜公鬚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
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畧不以衰廢禮蓋天稟素厚
有不待於勉强者凡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嘗後

至行禮比畢事無惰容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衆默然重違公言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此其尤卓卓者云臣忝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語臣曰先世塋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至

終日臣至於今不忘令奉明詔敢作為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閒
羣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邈矣
白髮蒼顔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珮珠履入而奉親褕
菫滫瀡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
瑤册咼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顧瞻在列孰肅孰
艾孰為浮夸朝豔夕壞孰為强梁外肆中隘衆人尤之
君子攸慨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尚

書制作秩秩在廷孝靖式穀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禄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高魯公神道碑

至順二年春有詔特加贈故中奉大夫河南等處宣慰使推誠協亮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謚莊僖而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又傳勑太史臣某製文以刻諸神道之碑臣再拜稽首受詔退考諸傳記而得

公之遺事云至元十九年春三月世祖皇帝時廵上京
裕宗皇帝以皇太子從是時左丞相阿哈瑪特以聚歛專
政有盜因上下人心之不與詐稱皇太子而賊殺之者
是月之十七日也是日公與工部尚書張九思等俱鎮
留京宿衛上直皇太子宫左丞相與兩西番僧謂公等
曰皇太子將以今夜還宫修佛事公曰近日有上來者
不聞有此行也因以西番語問僧曰主人與國師今至
何所僧愕眙不知所對即改用漢語詰之僧色變辭窮

公曰是詐也叱衛士執付功德司訊之左相曰爾自為之無與我事遂去之是時左相固不辨西僧誰何而公又疑左相為變即率張尚書蒙果勒尚書及大都尹布敦宫衛王顧兩指揮申嚴衛禁固守宫門皆執兵以備日且暮聞樞密院副使張易以兵公與張尚書問易曰此將何為易曰夜二鼓當自知之公又謂易曰此大事豈得不令吾二人知易附耳語曰得密報聞太子來誅左相殆是也蓋易亦不察其偽也公黙計太子必不暮

還而政府亦率百司列宫外栁林中數遣使迓太子詈無還者皆疑懼不知所為至二鼓果聞人馬矢箙聲嘈雜自逺至儀衛前駐傳令啟西門入公曰太子果來旺扎勒賽音必先令我輩知此必詐也因答之曰太子未嘗由此門入入果有令旺扎勒賽音二人來門即開扣門者謬曰汝等知所守甚善乃去之南門公曰此有變無疑矣命九思之弟守西門而九思急趨南門叩門又不得入有舉燭傳呼以名名左相以下者公等從門隙中覘

見巳撾殺左相阿哈瑪特及左丞郝楨矣公與九思曰果賊也即命布敦與兩指揮嚴兵彀弓矢開門出衛士射而擊之賊散亂棄兵仗走獲王著問得賊狀蓋假太子名以賊殺左相等也而首賊高菩薩巳逸去賊敗終不能犯宮闕者公與九思力也事定天未曙公曰吾能日馳千里報主上太子比暮得入奏上與皇太子于行在上與皇太子甚善公所為即令還守宮掖明日至大都有司捕治有罪者行誅遂以無事公之功亦大矣哉後

十餘年成宗皇帝即位隆福太后在東朝宮府舊僚咸
見顯用張公日以貴重用事致位一品及歿封贈亦如
之而公不及見矣仁宗皇帝追論其功合封贈視張九
思會仁宗賓天命弗果下今上皇帝乃申前詔而命之
夫人臣有顯功而朝廷不忘此勸忠之道也刻之金石
以示來世固其宜哉按公系出女真以高為氏奎章閣
藝文監丞赫舍哩 希元與公同出女真亦以高為氏狀
公世家歲月子孫尤備臣又得考而載焉女真之地東

接高句麗西邇燕雲之北分族此石居各為部落非郡縣無市井雜處者故其為氏或以名或以爵或以官或以里而稱高氏者曰渤海曰鈕祜祿曰赫舍哩曰富珠哩亦或為高氏公盖渤海部之高也先塋在遼東鳳凰山金時碑刻具在多貴爵位太師者一人節度使者十人曽大父全義嘗為大官而碑闕書大父彜登進士第積官潞州昭義軍節度使潞州見金之將亡也棄官隠居上黨教其民之俊秀以詩禮上黨之人化之國朝兵

至上黨潞州與上黨人自歸太祖皇帝上黨人先得全其父子家屬者潞州與有力焉潞州生守忠守正臣以孝聞又以善射從都沁郡王取中原有功為千夫長從琨布哈王取宋黄岡恃射深入奮擊死焉年二十九歸葬冠州夫人張氏無子卒後夫人趙氏生中灤運糧都提舉烏嚕台次即公也公諱䲸字彦解幼頴異不好弄稍長讀書兼習國語及西域語風儀聳然魁傑人也事世祖皇帝潛藩以慎密受知歲甲寅世祖城上都公

董役有中帑金幣之賜中統三年上為裕宗擇宮僚以公掌文史監治中醞兼領宮府門衛之禁而長其屬焉裕皇奇公材國人謂黄曰實喇公鬚黄裕皇因賜公名實喇以表而寵之至元初内廷將製御榻取豫樟之材於高麗公以使往宣布德意厥貢稱用有金綺衣之賜三年十月王傅薩爾滿太子贊善王恂以裕宗之命復公與張九思家凡二十有一户無所與世祖既定都于燕作都城宫闕公與留守伊蘇布哈段禎董其役功成

有白金廄馬宮服之賜十八年拜中議大夫工部侍郎同知五府都總府領東宮禁衛之事如故十九年以守衛定變之功有尚衣鞶帶鞍馬等賜二聖益知公可大用而公名聲赫然著於中外矣廿二年拜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兼少府監裕皇上僊公哀慕切至求解職事親拜中奉大夫河南等路宣慰使廿七年十二月廿六日薨于官明年正月葬冠州吕家原先塋之次娶楊氏卒又娶葛氏生子曰師顔泰定甚𢦤師顔佐樞府以

例謂封贈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魯郡公謚貞肅楊氏追封魯郡夫人葛氏封魯郡夫人贈公父守忠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上騎都尉魯郡伯母張氏趙氏封魯郡君今上時恩封楊氏追封魯國夫人葛氏封魯國夫人又贈公祖彝曰集賢大學士榮禄大夫大司徒魯國公祖母王氏追封魯國夫人公父守忠曰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魯國公母張氏趙氏追封魯國夫人公薨時葛夫人方盛年師顔

幼隆福太后追念公之昔事裕皇也驛名母子以至葛夫人習於詩禮通古今常以經義為女師宮中太后命師顔學於國子名其師而告之曰師顔故宮子善教之以待用賜衣酒而囑勉之師顔事母夫人如嚴君夙夜無違無怠延祐年間有司以葛夫人貞節上聞有詔表其門閭興聖太后名葛夫人講資治通鑑論古今政治得失仁宗尤念之今上皇帝以天歷改元之十月即自大同名師顔奉葛夫人以來曰舊家老人壼內師表賜

德輝之號俾侍中宫贊六宫之教焉師顔自樞密院斷事官尋遷樞密院判官出守大同名還特除同知中政院事明年改授太子府正又明年加資善大夫中政院使娶魏國公靳公之女又娶故鎮陽王從孫尚書史脩靖亦卒又娶李氏女二人長適朝列大夫淮安路治中張謙次適中書斷事官劉奈曼岱孫男五人碩德掌設署丞次顧天保次顧神保皆上所賜名次和通次雅里孫女七人長適東京李長壽次適鞏昌汪萬嘉努次適

史達爾結餘尚幼嗚呼至元中四海混一世祖在上裕宗在儲天下晏然大定一旦盜起不測假託太子以為名自中書樞密諸臣皆有智慮者莫覺其詐以先後就死而公明辯勇決以定其變於俄頃使宗社奠安二聖無所顧慮非小故也仁宗念之於三十年之後又十餘年而今上成之夫功在王室實有可紀久而益著僥倖一時之榮本無其實則隨以泯滅何足算哉葛夫人貞節至老以婦儀母德著美號崇禮於當時他族未之有也

是皆足以傳示後世故宜銘其辭曰

於赫世祖攬收羣英以一萬方以開治平文武率職出入左右建極于中以進耆壽乃睠聖子繼明麗天雝雝在宮百度是宜相時大僚並俊咸乂既試既庸以遺宮邸時維高公始事潛藩有藩維城啟祚孔安頏頏專城辨方作室虎躍龍驤奠此京國界界居庸嵬巍巍兩京公維信臣克相經營皇簡在東宮城是使腹心扞城夙夜祇事世祖時廵裕皇在行載燠載清徒御不驚維時大都宗社攸在俯臨

中原旁極南際獷彼柄臣聚斂善逢神憤人嗟速禍自
躬迺啓盜心任俠之靡詐名太子幸於一濟時相狡壬耳
目素備天奪其魄就斃如醉易也本兵素惡相奸聞言
不察墮賊計聞夜叩宮門儀導咸若時匪有人孰固其
鑰賊敗旋踵絲不入宮弗貽主憂實為雋功天祚皇圖
生此碩彥決疑於幾致安於變事著簡冊名垂昺彛累
聖歷時報功匪遲桓桓魯邦泰山為鎮錫以上公食其
封畛桓圭袞裳不及其生肖儀廟堂萬世之榮夫人貞

孝克配厥德有文有識為母儀則壽豈康樂子奉晨昏有慈有嚴官業是敦天子命之封爵之貴上天報之令聞不已令聞不已視此銘詩百爾子孫勿替引之

道園學古錄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蔡廷衡

謄録監生臣張曾詒

道園學古録卷十八

元　虞集　撰

墓誌銘

賀丞相墓誌銘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廵幸中外百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盖相望供億之計

壹統之畱守故為職最要焉自非器鉅而慮周望孚而幹固明習國家典要深為上所信嚮者殆不足以勝其任也自世祖時以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貞王為政時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材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决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他人固不能矣是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增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他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巴延以小字行幼從魯國許文

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以大臣子備宿衛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輿無晝夜寒暑未嘗暫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時獨不避公或更命留聽近侍或言論語八佾之五章若訕今日者盡去諸上以問公公曰夫子為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哉且國家受天命為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遜遠小名而自居乎上然之廿四年乃顏叛率其兵入寇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濟爾

喝詞帶劒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公直帳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擐甲前導牙纛既成列還侍上側王師奮擊遂克納延明日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朕前毅然無懾容者唯巴延為然都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懼上欲慰安之故亟還夜行卧輿中苦足寒公解衣以身溫上足乃安寢及旦蹕駐始寤他日上自校獵還宫伶人道迎有被色繒綴雜旄象獅子以為戲者載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能制公時侍上

在輿中即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追及斷뢨脱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上親撫之命尚醫尚食謹䕶視蓋三月而後安是時天下初定四方無遽聞者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上所親信有使事輒見遣受命無留行復命無後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朝至而夕復出亦不少憚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槩計其所歷無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高海内已定每嚴畏天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以聞因拜

公集賢學士服一品服以領之僧格之為相也怒忠貞之尹京常不下已危中之上前旬月之間數十奏不止賴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知其姦無敢為上先言之者公嘗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罪上之改尚書省為中書省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以為孰當吾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之輿望以為太子詹事旺扎勒錫津子也端重忠實可屬大事上曰然吾并得所以佐之者矣遂相旺扎勒而以公為參知中

書政事時年二十八耳叅决朝議明允通練一時驚異焉久之又拜僉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典外國之來屬者成宗皇帝即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歿于家而公拜榮禄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年拜光禄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嚕噶齊延祐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三進而彌尊遂兼台司之貴而留鑰之寄如一葢世官矣上都地寒不敏於樹藝無土

著之民自𣪘粟布帛以至纖靡竒異之物皆自逺至宫府需用萬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闕者則商賈之資也吏多並緣爲奸一旦稱遽發所居以集事而直不時得人用病焉公甞閲文書按而與之無或失其業故來藏市者沛然日增以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酉吏舍肅然具牘無敢玩出内無敢欺貴人大家或以上命得給賜若營繕市易多遣私人逼脅府史凌辱邏吏榜係其民人豪横過取無可誰何公必晝奏抑治之而善柔

者亦必使得所當而去吏有持上供物入宫門迫莫不得出所司捕得奏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闌入也力爭之吏得不死奉聖州民髙氏籍隷虎賁衛以多貲名身死而子幼貴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曲强娶其婦公為辨之上前不聽娶髙氏乃得全其家公以民之飢也嘗便宜發廪不待得請以民之不知教也始大為學舍禮儒師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貴强之凌暴承其教戒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為祠於西門之外設公像而祝之阿

斯罕之亂也關陝震動公方朝正月於大都上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速還鎮即日告行都人見公至如孤弱得慈母時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公謂之曰君父倚王以保民禁暴今未出國門而行次失律天子或以為問奈何王悟謝之整兵以行民間安堵時方隆寒士馬凍之縣官芻糗衣著不時具公以私藏足之行者以為感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像勑學士為贊識以天子之璽而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劇願賜

骸骨歸上曰祖宗以上京屬卿父子民安化行朝無顧慮久矣徒卧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以出入得至禁庭焉當是時太師特們德爾為丞相子弟縱虐於民公壹繩之以法官峙宿儲而丞相家奴擅囘市利責高直於官公每裁抑之又惡其帷簿之不脩也而貪嫉日盛絶不與往來都人張弼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無算為折辱畱守脅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章政事蕭拜珠御史中丞楊多爾濟等遂與公等顯奏之天子

震怒罪且不測頼太后仁恕以為言幸得罷去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解矣英宗皇帝之即位也特們德爾復為丞相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既已被害即誣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為非禮而執之激怒主上遂遇害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怒相視以目自是廷中不附巳者固已盡中傷之而無遺矣乆之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死於家敕仆所樹頌功牌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寃未及有所昭

雪而上崩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以慰撫天下顧
未暇它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為言盖知天人積憤之故
本由巨奸殘忍以啓之也於是奸逆忠順之辨大明死
者固已少自釋於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振焉明年
乃贈公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議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賛書哀惻聞者感動命下之日
都人走詣其殯不約而至者幾萬人而其子惟一即拜
正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泰定四年秋集執經講

惟從在上都而惟一適遷陜西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恩受京師之託父子一心所以圖報稱於萬一者天實臨之列聖實鑒之我先人遭憸奸宄遘履危禍此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上聖明灼見隱伏不遺故舊褒卹之典極用哀榮又不以惟一不肖俾嗣世職感恩戴誼是以未敢申其情事期滿歲而請行今易節以西實過鄉里是天所以賜惟一也將以其年月日奉以歸壟焉惟先人終始定於國是非一家之私言

也托諸幽宫以期不朽者非太史氏其何徵乎敢以為
請此又惟一忍死以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乃考諸
見聞與其客吕弼所為狀得祖宗付囑賀氏以上都之
事與賀氏父子之為治者乃并朝廷愛忠臣懲往失之
意而具書之按賀氏世家平陽隰州之永和今為京兆
鄠縣人曾祖種德封通奉大夫護軍雍郡公妣郝氏贈
雍國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諸軍鄂囉贈輸忠立義功
臣銀青榮禄大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謚貞憲妣鄭氏贈

雍國夫人考仁傑光禄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陜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立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奉元王夫人娶張氏早卒又娶訥古濟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封秦國夫人子男二惟一惟賢為尚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阿布哈雅次適齊拉哈藩公墓在鄠縣某里從先塋也銘曰

巍巍神京世祖所營殿于漠南治朝廣廷有堿有闕民之攸止大纛周廬亦有舍次始命董茲國有幹楨舉綱挈維紀目亦程維昔周郊陳實繼旦愼始和中畀體同貫我則不然世官尚賢保綏成功動循故先公始侍中年壯氣鋭出入蹺敭百試無替乃贊國均乃佐本兵乃斂長籌以督畿垌時巡至止百用具給清宮言還留鑰是埶歲率其常年與位遷膂力則非精思弗愆時入禁闥衆起咸拜名王細侯亦仰而慨曰此老臣世皇之臣

祖事孫承烈其都人公出市政獄市無擾商曰予獲民曰予保公田於野徒御不嚻有警無遨具洛公勞公惟小心不懈彌謹義之有激事在無隱竊位為權彼克滔天我則老臣忍從危顛二三君子掎角不制不竟于斷階此大厲嗚呼昊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徧為百訛國論素定公則不隕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沒寧豈必謂身身枉義伸抑又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還棼忍緩思報之道奉節過家天子命之承志正丘天道聽之

嗟彼都人不歌以相曰此有祠公庶來享南山峩峩其鹿維林公從先王歸復自今貞珉刻辭作於太史千載之徵亡愧孫子

中書平章政事蔡國張公墓誌銘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勲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泰定四年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滿城縣岡頭里第遺命上蔡國公印丞相即日以聞上為震悼勑有司贈官致賻如禮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中外聞者莫不嗟歎異口

一辭曰嗚呼正人亡矣其孤景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塟公于定興縣之河内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瑞故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武穆公諱某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開國翊運功臣太師開府議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某之孫故贈推忠効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某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

海上歸奏戍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
臿公攝管軍萬户明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户佩
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獻武薨京師世祖皇
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勑入朝上親撫之因得面奏
曰臣幼軍事重聶禎者從臣父祖以歷行陳幸以副臣
上嘆曰知求老臣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徧
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戍湖廣省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
以使事入見上賞識其成立初凡内宴忠武以功賜坐

諸侯王上至是特勑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徽尤甚皆僣號署官掠郡縣燒府庫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揺應者日衆至犯杭之昌化行省以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衣而起率步騎嚮蕪湖蕪湖定乃使人言於行省曰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得以彼此為辭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為賊屻將奔潰公傳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併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以

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暮
矣歛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毋
累我衆使持旗鼓為聲勢自以所部為二隊命之曰賊
勇者在前前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爲合耳遣親將帥二
十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酋斬
之其馘三百而自相蹂踐以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
又有賊呉道者以妖術起兵亦有名號恃其妖來往軍
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剚刃以駭服其衆公得其情

即執斬之麾下其黨大讋而他酋猶將襲公公夜伏兵山上令之賊至而起明日擊賊賊走山伏起蹴賊墮崖死礫其酋宣州平賊之寇徽者已敗兩萬户軍公曰賊輕矣我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曰張萬户知汝柵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盡明日稍稍以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漸以信服有持金帛來者弗受兵弗動而安者十八九

矣獨南巖西坑之寨尤險固又嘗衂官軍懼益自保不聽
命公得野人計道勝兵百餘人鳥道緣登其巢背度已至
奮兵擊之賊出戰巢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
得還其孥由他道走或請邀之公不可賊以孥得出益懈
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酋送之行省誅之南
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不能支公得檄帥輕騎數
十赴賊賊並林陣公不介而馳之賊靡賊見無後拒引衆
圍公公揮矟出入殺數十人賊傷公脅裏創復戰斃其孛

以天官軍大至斬首數千級賊平郡人德公至于今祠之蓋
自是江東之人安於耕田鑿井以共賦税而長子老孫矣軍
中遂以無事得故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
相業授公曰熟之後必賴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
二十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
煩行院也而張瑄者以淛省參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以爲言
樞密副使按巴問於公公曰見上當自言之遂召對蓋張
方以運餉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因勢用衆將非其福

故告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㴱省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上曰不罷行院樞密院論江東功奏公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上曰其命為副使太師伊嚕勒諾延言張珪年尚少姑試以僉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上曰不然是家為國家蹈金蹙宋盡死力者三世矣漢人賜號巴圖者惟眞定史天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議論孰與其家功多而可靳此邪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久勞之師新附

之地賴以鎮安焉成宗皇帝即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陜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贖特黙齊之貧而典鬻妻子者還鞏昌民之復僉為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換中奉大夫淛西宋之故都民物繁庶貢稅雜藝倍蓰它鎮貪吏豪右甘心其間朝廷病之以公為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吏以下罷劾三十餘府吏胥徒無慮數百其贓鉅萬萬強民有殺人恃其

貲得不具獄吏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受成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知有條制焉得鹽司姦吏事根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内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屬以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妾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天子為遣官數人往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罪罷而公召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巴圖之子也故事侍宴别為衣冠制飾如一國語謂之濟遜公受賜因得數宴見特默

齊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
懼誅將聚而為盜其以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
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僦居於上
者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
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脩德行廣言路進
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憲法祖宗者
是時中書大臣有因朱青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貶湖廣
闕節近倖求復相位而江淛省臣之首誣公者亦在中

書公劾之不報馳驛面疏論之并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陜西不赴武宗皇帝時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賔客復遷詹事辭不就尚書省臣濫殺無辜輕革錢幣中外洶洶中執法久闕人上方圖任仁宗曰必欲得眞中丞惟張珪可苟不稱我任其責上即日召拜中丞居月餘上不豫三保努矯詔赦天下赦常赦之所必不赦者未幾上崩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

上雖得不死猶杖之仁宗將即位廷臣用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太祖世祖之位也隆福太后之宮也舍大明弗御天子果即何位乎上悟移仗大明遂即位賜只孫衣二十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爲帶受衣而辭金不允制帶以賜之上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爲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

公力辯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即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召謂之曰朕欲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以御巾拭面額納諸公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毋失皇慶元年八月拜

榮祿大夫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以戍率二年而代遭犯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寘之死地耳奏請屯置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戍不幸前死者官給櫬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錫勒們請以供城軍隸興聖宫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書宥府衆恐懼承命公曰宣徽省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爲固不署事得寢而怨怒自此思害公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中書之務得

專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爲令教坊使曹約爾珠拜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爲大宗伯何以示後世上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特們德爾爲太師萬戶布色參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上道德特們德爾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爲外執政上深許公言而東朝之怒滋矣錫勒們等謀所以去公中書者間車駕時巡既度居庸皇太后宮幄在龍虎臺猝遣使召公宮門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師

明日遂出國門賢人士大夫祖餞感嘆以爲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斯事也所謂質諸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蒙上眷遇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革告遽歸上驚曰鄉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泣血不敢言上不懌遣參議中書省事罕珠往賜之酒遂拜爲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憂廬墓三年寢苫啜粥病腫濕或勸之食肉不聽日於其間累土墳次如臺者三七年正月上憶公生日輟上尊解御衣以賜之蓋仁

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爲而竟奪其志悲夫至治二年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公辭歸遣近臣設醴候諸館東平王䂮珠時爲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公爲集賢大學士而特們德爾復爲丞相遂殺平章蕭拜珠中丞楊多爾濟上都留守賀巴延皆籍没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勑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以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

其所以得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寃死非致沴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清議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時所佩符及歴臺省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三不允至是以聞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侍宴萬壽山又特有玉帶之賜仁廟范金爲主盜竊之時參知政事瑪勒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公曰以參政遷左丞姑曰序進而太常奉

宗祏不謹當待罪而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
時有勇暴者厠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爲不法有醫婦
飾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强盜
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去破械縱賊有司
莫得而詰告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力命
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解有售珠於内府枚論之
一小者有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幾家之産會其珠凡
幾萬乎且戰國小君猶以得賢勝照乘曾彼識之不若

乎又手疏極論法度寬弛紀綱日壞汚穢賊虐恬不爲怪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鑒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以振德之則仁厚之澤無黨偏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上肇開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領之公進翰林學士吴澄等以備顧問每進讀公懇懇爲上敷說皆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數之涉焉自是辭位甚力上委曲勉留而後許然猶封蔡國公知

經筵事别刻蔡國公印以賜庶幾其少留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得吉暫歸天下之功成名遂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期以必見公力疾而謁上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曰臣老寡實客不足遠知眞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而恵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勑有司畢贍之如公意又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國公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潔

可以頤神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老人恐之侍養宜以時還家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間長衣幅巾逍遥泉石之間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悦上稍聞之以公爲愈矣起公商議中書省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歷事六朝矣一息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强閲數月又病上遣太醫視之久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公月俸千

緡弗敢受籍會之凡爲定者三百餘悉送還官上閔傷其意留其奉度諸府俄而公薨公質本高明又輔以學力積世勲崇期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侃侃正色勇於敢言千剉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爲少變而氣益昌雖貴倖臨之姦黠侮之公一以誠慤自處久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矣究而論之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强命中甞從大帥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虎人立矢洞其喉一軍讙嚻及

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嚴勁無慚筆諫之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内聖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之士以悦生佚老焉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郭氏並封趙國夫人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戸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次景魯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哲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景德未仕卒景誠文林郎内政司丞女

五人長適朝列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懿次適中順大夫祕書監丞趙伯忽次繼室董守懿次未行次適武德將軍保定𤅊管軍上千戶呼圖克特穆爾孫男十一人長曰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曜曰旺餘皆㓜孫女六人銘曰

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金是用啓封公子公孫游揚世武追王奕奕曰淮曰汝顧瞻先履頟頟有城孰不

胙土我于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軍司馬丞相御
史三府相望總贊國成人登其一已極顯榮我以世將
典司風紀既貳宥密又使宅揆公曰噫嘻我曷致兹于
公先王究忠百爲人曰咈哉德則維世智周慮淵乃克
有濟世皇作之成宗渥之穆穆武仁心爲度之大車既
載于行而杌孰謂得君衆忤構厄既退既藏侃侃大綱
先帝遺直以錫嗣皇有猷有爲有言有烈相時憸壬睢
盱震慴大駕之來法宫既清出納洛諏屬於老成人亦

莫間政亦莫適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髮蒼顏安車以
朝佇瞻威儀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止公疾遄已
公來覲止公令不來天子永懷一鑑之亡四國之哀勲
在王室德施孫子著銘玄堂作者太史

張隱君墓誌銘

張隱君諱埴字直翁其先青州人唐時有謫居吉州者
遂爲永新人曾大父暈宋正議大夫永新縣開國男大
父樀父煥皆不仕隱君避兵湘中至耒陽遂居之令爲

耒陽人娶蕭氏先歿子一人曰鈐耒陽州副長官女二人長適著作郎文矩次適陳士奎繼室吳氏生二男曰和尚曰阿虎側室生男曰壽孫孫男曰善僧孫女二人君歿以大德十一年秋八月十六日年五十有五明年冬十二月七日葬其州之鰲山鄉瞿塘里既葬矩以國史院編脩官劉致中之狀來請著隱君之行而表諸阡云隱君蚤孤能自力學習進士業有聲既居耒陽買田築室將終身焉或勸以仕不應大延賓客師友課其子

以學州建孔子廟君出私財作禮殿及東西廡爲七十子及從祀諸儒象其中又爲象舍蟄山以來四方學者事未集而殁子鈐克成之州道塗下者沮澤高者嶔崎君悉募治使隆隱平夷又浮船架梁通續阻絶歲躬視而葺之民取子錢者法三之君又捐貸者三之半雨暘之愆必齋戒爲之禱有疾者君爲之毉藥歲饑君賤賈發其蓋藏或遂捐而與之或使以木償因以爲棺給貧者之斂嘗之武昌道遇渴死者倒囊注善劑活之遇餓

仆者傾粮糒食之虛行五十里困不能自達寧解衣易米以爨衡武陽洞盜起焚剽鄰道君聚其橐𥠆落置庭中曰吾於鄉鄰爲獨贍盜至先得吾財易則鄉鄰免矣而盜卒亦不犯他日有十男子求見君察其非常揮從奴散去獨與之語已而偕行度甚遠乃獨還入室中少時又獨出如是者再四妻孥莫知其所爲後十餘年乃與矩言及之曰嚮有十賊刼我云得金若干乃出不爾禍且及我語而與約使待於野我獨歸取畀之重不可

持故至再四彼取其半以去曰特試君耳無用許也慮家人泄語或掩襲有弗克且貽患故不欲言然則隱君蓋奇士也著之以銘曰

卓哉隱君𢡟制行用奇不私其贏推人勇爲佐于邦惠先事惟敵施不食報高義無泯昔疹之瘳昔餒之充非而兒黃非而丱童歲時來者覿于纛下尚其勿毀以永終古

熊與可墓誌銘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父炳父希曾以宋淳祐丙午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受從仕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以爲内相尚書而王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

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狷儒者倚以為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坊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為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加葺焉從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為學宮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

無虛日間以政事爲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刼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即以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參政徐公琰李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爲閩海

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建廬陵爲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爲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爲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爲教有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琴而閒謌以爲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

容先生懇懇爲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爲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爲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爲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南二行省皆卑詞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

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絶不見先生屢以爲言後得周尚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衮冕祠太廟奮然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凛然恐不足以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朝以先生爲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賔客人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

理方伎名物度数靡不精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彖先太古以其年月日葬先生太古與其門人今陜西行省左丞康惇前進士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某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某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琵賦二篇命某書之盖有所屬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故爲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俏能與

遭宋亡抱器永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

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絃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兹刻

文

林彦栗墓誌銘

延祐五年冬林君彦栗手書其所爲文十餘篇以示予

予讀之見其奇峻刻厲三歎而起曰世固有致力深苦

至是者乎意謂予之知其用心求爲識之逡廵未能而

彦栗遽以氣羸而卒予雖欲有言於彦栗而無及矣悲夫彦栗年七歲能屬文十歲盡記誦六經十二歲以書干東平徐公子方徐公有大名當時方按察浙西以人材爲已任問經義皆條對如響目彦栗爲神童期之深遠然彦栗不自足也爲學益力其父恐其勤苦致疾嘗禁其夜讀使休息彦栗竊藏火候夜分親睡潛起微誦或至旦不敢令親知年十七喪父哀毁過節盛暑衰絰不去身家素清貧能自立不隳其所守教其弟坦宏堅

守理以學如父在居吳中二十年開門授徒以爲業從游者皆自遠至成業乃去然性好山水之樂游錢塘靈隱天竺諸山動或經旬月乃一歸閩四明雪竇尤奇特即冒暑往游其山中多高僧隱人見彥栗風神高潔愛而從之者甚衆凡其觀覽賦詠談論皆録而傳之比去猶不忍别往往送過浙江乃還卒之歲年三十九其爲人可知者如此悲夫而其爲文亦從可知矣守曰兄之來京師非有仕進之事也徒以守在此來撫之爾今不

幸客死字致之也嗚呼痛哉於是坦亦在京師奉其柩以歸葬吳興字知其之哀彥栗也故來求叙其世次而恐遂湮没云彥栗諱寛姓林氏其先資州人曽祖某祖某温州樂清令因家樂清考某從仕郎某處判官至元中鹽官君初仕爲湖州録事又居吳興妣羅氏娶盛氏子男三人宗亮宗衍宗闕以其年月日葬于某里銘曰

善乎歸全從其先人死生往來友愛則均復安幽居包山之虛其精者文子孫傳諸

項鼎墓誌銘

台州臨海項氏系出唐丹徒尉斯其後徙永嘉宋寶元閒勝歸爲臨海人臨海之族有孝子曰璣有至性喪親致毀過時猶孺慕身負土爲塋廬居三十年朝夕奠如初喪兵部侍郎商飛卿爲立傳無子以胡氏男爲子曰惠惠生駰駰生鄉貢進士良材良材生鼎字用文廸功君也君有令姿承世學之裔自幼儼如成人稍長有意氣議論國朝取宋之師在江上時宰拜表請出督戰實肆

溺愧怯不欲行風所私具疏留已鄉校試諸生以裴度征淮西事爲問君設對極言時事斥其情狀傳讀皆相顧失色識者偉之初在理宗時胡公良由太學博士歷著作廷常教授小學王宫度宗幼時曾學焉即位之七年始思問胡公則死已久因命録其子弟將官之久知君在京學實胡公兄子有司以聞遂得官方以迪功郎爲浙東提刑司準遣而國亡矣是時郡縣盜賊並起君歸保宗族無敢犯其里者兵後大疫君飲食醫藥其病

斂藏其死者無一失所大德中常具便宜二十事爲書數萬言將上之既而嘆曰聖明在上何必吾言而後治乎因自名曰退翁以終其身君篤於孝友祀其先人未嘗不盡泣飲酒至數斗不亂益莊娶毛氏子炯業進士有聲女適黃應龍卑崇君以至大三年五月壬辰卒得年五十七炯以某年月日葬君某處以鄞縣丞周仔肩所述狀來請銘仔肩予弟槃同年進士也故以信而述之至元中天下始一朝廷欲盡得天下士用之如恐失

一言一藝予觀用文在鄉校能論國事處鄉里能應變救菑而不得少見用於世欲有言矣而卒隱不發何也

銘曰

生代之末微見其孽奮未遂達遭運惟新盍作而振胡懷言弗陳前不及施後弗及時鬱鬱瑰奇托諸銘詩不亦悲夫

揭志道墓誌銘

志道諱道孫姓揭氏世居豫章豐城少篤學爲文章通

陰陽卜筮方藥之說親疾常再刲股肉和藥進之而愈好痛飲狂歌方醉時視天地間無一物足攖其懐者中乃力穡灌園教授鄉里晚又不飲酒不食肉刺血手指寫佛書率從弟明孫族弟有光出錢建壽聖報恩佛寺歲時合族人共祀其先祖寺中延祐元年正月二十八日以疾卒年六十八以某年月日葬其處娶黄氏男二人曰思忠曰思永孫男五子木車德合慧生止生女二人長適黄來復次在室曽孫紀生銘曰

少也不羈引酒爲豪折節中年卒佛是逃佛則有功揭以祀祖從神來斯縈志道甫

故丹陽書院山長馬君墓碣銘

建德馬泰之之至京師也介進士程謙以來見曰請有復焉集拱而聽之則曰先君子歿六年矣潛德闇而未彰懼久而易泯願求文表諸貞石遂再拜致其所叙行實一通又再拜集拜受起而讀之見其家世行事因不固辭而爲之書曰君諱元椿字景莊其先扶風人後遷

毗陵又遷睦縣宋兵部侍郎大受貴爲郡著姓侍郎生漳州通守時通守生迪功郎友諒迪功生處士洪君其長子也年三十郡太守察其孝廉舉之外宰相以爲丹陽書院山長君不忍違去處士左右不就辟後廿年使者行部至郡聞馬氏故國世家有賢父子將就見而處士年已八十餘遂以賓禮見君薦用之君曰嚮也吾且不可今可一日去而從政乎使者高其節不敢强舉其子泰之茂材君有弟元壽爲桐川校官以卒處士哀之

至累日不食君委曲寬譬卒爲之開釋樂其養焉後三年處士以高年考終又七年而君卒得年六十一泰定甲子某月某日也葬匯湖先塋之左君娶賈氏子曰泰之申之翼之泰之武昌路儒學教授申之信州路弋陽縣儒學教諭孫男曰說詵謝誌詮諮女曰誼訒許讓曾孫曰瑜琰昔侍郎之弟禮部尚書大同紹興甲戌進士則我先雍公同年也乾道辛卯先公在相位四月進擬尚書除國子監簿十月又除大理寺正兼吏部員外郎

其後尚書帥福州朱文公守漳州書問甚富其家至今寶藏之而迪功友諒又從黄文肅公游予既重其師友淵懿又尚論先世之舊於二百年之後故爲之銘銘曰淳熙法從之曾孫至元處士之賢子執禮而好脩志養而忘仕樂終身而有餘從先君而藏此水既滙而斯衍尚有托乎永久

故梅隱先生吳君墓銘

國家海内混一已七十年生民蒙被德澤安土樂業老

子長孫皇多有之至若居有恒守不出於鄉井遡其世傳至於十數以年紀之過於三百代有變遷而能保於悠久不墜則亦鮮矣況乎良材美質生乎其間交游爲之後先學問爲之潤色嘉名善行歷歷可考求諸百里之間豈不可尚乎撫金谿吳塘里吳君辰子字君明之葬也其孤以番易李存之狀來請銘因得見自宋至今朝名人所爲銘誌而讀之覸家於其鄉覸人於其家而有嘆焉乃爲次第而書之初五代時吳氏自金陵遷廣

信之弋陽宋初嗣自弋陽遷臨川金谿之沙岡族且繁矣分居吳塘者自濬始爲養而治生終年起家所與游者汪公藻熊公彥詩諸君也南渡之亂東北士大夫來依吳塘以居者凡數十家濬生邦孚邦孚生鄰鄰生滕州僉判景立友於琴山傅子雲氏景立生堯仁堯仁生士亨受詩學於嚴公粲傅君維清士亨生登仕郎德溥其壯時值常平使者方作學宮於郡城南延徽菴程氏爲之師國朝程文憲公鉅夫吳文正公澄皆當時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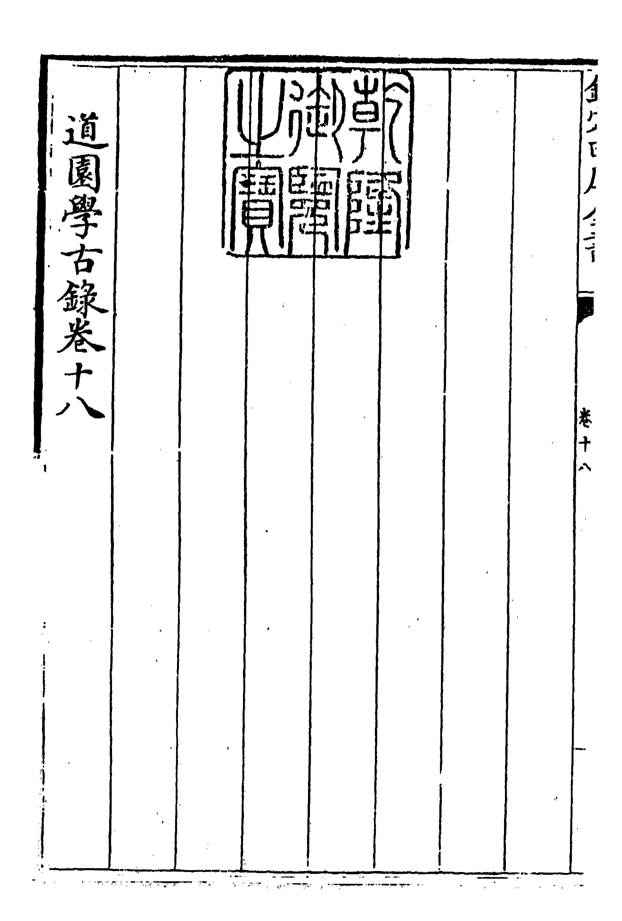
員與登仕爲同舍生是爲君明之父也夫宋自紹興至於亡吴氏五六世皆得與賢士大夫游陸先生起於金谿吴氏之族祖子孫所從游者多陸門之人徽菴明未子之學師友之盛見於今者猶如此則君明之所以有聞於時者非一日之積矣君明生咸淳丁夘未十歲而臨川内附學者多廢而君明亦從儒先生馮得一傳陽鳳謝元禮卒業而後已居家事親與兄弟六人處身任門户之責不以貽親憂登仕君膺末疾者八年扶翼捧

持寒暖旦夕無頃刻之懈毋余夫人壽八十餘尤盡敬愛前後爲喪無違缺待羣從子弟有教有勉伯氏仲氏早歿撫其孤尤加意與人交樂稱善而不忍道其過不妄嬉以狎不肆矜以驕其馭家衆無暴戾人或不足於己有患難救之不爲嫌有困乏拯之不爲吝婚嫁旣畢子弟分受家務惟謹而其二子亦從良師而就其學業焉旣老種梅爲圃以爲歲寒之交人以是稱之梅隱先生云東爲别墅以自逸幅巾野服無復世慮遂終身焉

得年七十三後至元己卯七月也噫亦可謂備福之士哉君明娶余氏前君十七年卒子翼孫畢孫女五人婿曰同邑劉載陽臨川王文明安仁倪文藻同邑劉天鳳孫男二人樂賢育賢女二人以至正壬午十一月廿八日丙申葬諸大山塘子開居於臨川之久州里之近孝子慈孫有欲著其親之善者誠有所徵亦不忍違也昔在太史執筆多矣中州公卿大夫士家功名爵禄之顯非東南所可及然歷宋金喪亡墟墓莽蒼不復可紀或

一再傳而名字已不可知每爲之興嘆令吳氏遭逢國家治平遺子孫以富完安樂方進而未已殊可羨也是以不厭其詳焉銘曰

赫赫有興寂寂無稱人將誰徵族聯世延不隨代遷保德之全以靖居盈以安爲榮壽考以寧有美吳塘嘉樹蒼蒼鄉邑之望貞珉嵯峨刻辭不磨昔賢已多



道園學古錄卷十八